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易集卷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薛翰

學易集卷六

宋 劉跂 撰

序

温道士字序

熙寧十年冬余侍親京師閒則訪故舊與語而得温子其為人大抵恭而和喜讀書善談說然少而有目眚居欲就清淨避事自養益浩然欲遠引者久而不欲去其

母明年夏余居定力寺晝有道士叩門且入余愕視則
溫于也問其故則居于醴泉觀事其師王慶之既閱月
矣為余道其詳已而泣且請曰某不孝至于此昔先人
捐館舍母氏蓋甚少而安適貧約不少倦為有子也某
不幸以疾不得寧而去雖母氏安伯氏之養聽許之去
獨不歉于心乎將何以教之余聞而悲之因語曰古之
人稱不孝有五子曾有一于此乎且擇其術安其身不
以不義施于親而終之君子謂之孝而義之厚薄勢之

疏密則不預焉子殆似于此雖然猶有告也京師聲利之宅非有佳山水而緇黄聚集視天下為多葢語黙動容之間有足以施其親者甚衆子之質誠美矣又知吾言而終之誰以子為不孝他日又請曰某之師名之崇道願得字以為戒也余曰所謂道有以加于孝乎子惟勉余言則無媿于道矣乃字曰孝俶而書前日之言遺之遂以為序

傳坦之字序

古之人有身被窮約而簡易佚蕩曾不戚戚如漢之揚雄者有富貴利達而內不自得奄奄如唐之韋執誼者夫得而悅失而戚亦人之常情而兩人者如此由是言之則居世悲憂愉佚繫其心所處何如而身之利害不預焉蓋人之不可誣久矣內直則安內不直則歉然之色不謀而生彼雖陰自閉匿陽為充肆自以為有處而不情之徵兆見于面目之外以是而享榮名躬利澤特以身而寄也其心雖欲一日逍遥且不可得況有所謂

直道而行者哉夫惟昔之達者視處其身如庖丁之處其刀恢恢乎其游于世無入而非樂地此無他其心直而已傳所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其是之謂乎吾友傅子少好學外簡易而内淳至名曰坦之其體定矣然一有愧于中則將有不果坦者乃為之字曰無愧夫人之處其中者誠無愧矣則披心委情雖之鳥獸蠻貊行矣況于人乎況于州里乎使不幸而貧且賤則揚子是已未能無愧也則險偽將不名而至雖一語一默且

不得以直達況于出處乎況于利害乎幸而富且貴則常氏是也又何足道蓋嘗持是以相天下之人凡詭形匿智俛仰低委號為崇深以自阻固者彼皆有至愧于中者也豈不欲為坦直而心實使之如此何可誣乎然則自斯衕以往豈特吾子志之吾實志之久矣期與吾子共之

東原集序

吳人聘魯聽歌風雅頌而識其國俗之變及其得失之

迹漢儒稱民性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備論四方分野禀受各異其少時讀之以謂性一爾事物雖異豈其人或殊哉而驟聞歌辭亦豈能盡識其故如目覩然是皆史家傳會嘗私竊疑之及身壯且老以事適四方多與其人遊處歲久漸漬熟其情偽雖曰土風所致而其人資質淵源故自有不可同者頗已驗班生之説又得其所為文觀之詳味託寓之情以驗其所效于後班班多中則季子之智未易為不知者道然後乃知少之時信理

而不信事于學為陋昔我先人蚤以諸生從鄉先生龔公學問數道公剛毅誠慤行安而節和其為文章似其為人蓋上世居萊蕪從淄川又從東平皆在齊魯儒學之地自孫宣公貫存道先生泰山孫徂徠石二先生兵部王公吳文肅公李天章公十數人者皆以經學治行大顯于時而公繼之磊落相望立乎大中之塗世所謂醇儒樸學誠在齊魯為多則分野之論于是焉信公有易說文中子說臺諫奏議皆別為書藏家論策記銘書

序詩文凡若干篇為東原集五十卷其言深博爾雅造次必于信義人皆知非淺丈夫之作而或未能深探其旨異時智識之士一歷耳目則所謂泱泱乎渢渢乎必有能辨之者公没後三十餘年曾孫愔能讀公書求文為集序顧某也何足以知公哉以所聞于先人為詳故書卷末以自致其景仰之意某年月日謹序

萬佛名經序

趙郡李侯常武之夫人樂安孫氏自常武殁屛居里第

閱誦藏經積十餘萬歲鈔取佛名類聚次第數至一萬使其子周南名南繕録成書析為十卷題曰萬佛名經嗚呼善哉未曾有也昔在無數刼時有同名佛同名國城同名父母同名眷屬佛言使我住世微塵數刼說此同名佛數終不能盡況復種種異名由是言之佛名廣博無有央數非佛與佛誰能知者然薄伽梵為舍利子說七佛為善作長者子說八佛為彌勒說十三佛爲波離問三十五佛妙光世中五十三佛乃至過去莊嚴未

来星宿見在賢劫各有名號若千若百若廣若畧廣或
億萬畧惟一二非限量也非多寡也應其機緣隨其願
力故無限量中示為限量無多寡中說有多寡今夫一
人之力十數歳之間期至微甚眇而受持成就遂盈萬
數亦云極矣不可有加矣學道者安住空寂捨諸亂意
端身正向不著形色繫念于佛唱其名號入于一行三
昧了知十種功德誠如是雖一佛所足以種諸善根故
蹔稱南無滅罪塵劫具足十念棲神淨土而況增益積

累如是之多又復書寫受持展轉流布使未聞者得聞未信者起信如人處闇照以燈燭如人方渡助以津梁不離于此位而萬佛之名現前推原其功自夫人起其為利益寧有既耶抑嘗聞之一切諸佛法如像如光景如夢如水月故色與虛空等為幻事佛及衆生均是增語然則謂名號畢竟有何異說食充飢謂名號畢竟無亦應與火得水學道者如是思維如是悟入然後于諸名號一意自信雖不誦猶誦此之不知而逐于音聲氣

息胸舌喉吻雖誦猶不誦也可不察哉夫人之子求為序引因試論之以成夫人之志云河間劉某序

後序

夫人世家錢塘曾祖贊隨錢俶入朝賜以官祖質父量皆擢進士第妣李氏常武姑也世為婚相好故始笄歸常武常武事親孝得官無仕進意沖澹不競人物為鄉里第一夫人與為體宗族皆謂之稱皇姑王太夫人嚴重謹禮罕能順適惟夫人是安寢疾久夙夜服其勞禱

于上下請以身代喪居哀次因得羸疾彌年乃有瘳已而疊疊綜家事調護内外人情感服尤好施求者靡不厭其意孤嫠来歸如仰慈母奬護成就曲有恩意視人困厄猶己困之大寒輟衣衾當案推飲食惟恐弗及人或為夫人難之雖其子亦稍動容勸止夫人笑而不應雅性無嗜好服用極儉薄閲佛書解其要義晨夕禮誦非有故未嘗輒闕葢常武殁後十有六年享壽六十有三大觀元年正月二日終于適寢二年七月十三日祔

葬常武墓河間劉某既弔夫人之子周南召南于廬他日又弔于殯二子同辭泣曰先夫人積行勤勞備有衆善法應銘顧其子孱陋莫為介紹于世之顯人以得銘日月逝矣念先夫人所錄萬佛名經夫子嘗為序意者益著副篇載其行事并納諸壙中儻亦可以為銘矣乎某曰是亦銘也已雖然序經可能也若曰夫人之事敢辭又固以請迺採掇事蹟得其實為後序如二子之意焉

鄭州原武監碑陰後序

元祐六年八月天水趙公君錫以監牧使守鄭問其屬曰原武監吾先大父文定公所請建歷年滋多中廢而復其事迹本末固宜有存者吏閱故牘不能槩見或得故邯鄲李公淑所為監記良悉而其石毀亡公覽之慨然將復紀刻會易守兖丘八年四月中公自陳復来守鄭州礱石前具乃使節度判官朱浚明推官孫勰書篆李公舊記凡慶歷丁亥之官氏咸叙刻之又使管城令

劉某別為後序刻諸其陰按原武監由慶歷而後官守事治如邯鄲語中無所改逮熙寧七年四月河南使者有言始析而入旁監八年罷南北兩使其監悉廢于是賦馬給軍墾地為租廬舍器用聽他有司射取或拆賣之旬月之間其地為墟又十有三年有詔復為監如故以京輔近郡保馬八百匹六縣故地千四百五十五頃有奇隸馬是歲鄭始復為州諸役並興而監尤急緡錢所發不問名籍吏毋得舞文沓休以百計而奔走執事

之人自稱詔以六十日為期期足而畢凡為屋八百二十有四官居囷舍吏卒之區前記所有畧具而井棚溝封植藝之事其職在縣吏者歲歲增治之以為常以令會之一廢一復費累巨萬而歲之經用不預此亦傑役而七年于兹未有書夫國馬大事也利害之數上之人實圖之則何為而廢何為而復固無得而記云至于事物名數及其歲月烏可以無識抑聞之異時孳育之法常在沙苑及河壯而原武沙苑諸監專牧養而已今並

河渴澤馬皆他產不能暑濕故登駒之賞設而未應牧地散接田壟華離相錯其形如犬牙如蟲文如䕫之著面非截彼屬此公私易置疆理不可得而治也溝封之法廣深三尺其崇再倍又植之林以為阻固歲時湮圮工以千計而丁壯數輩獨任其責一捐閑粟數百千斛以募貧民則倍為崇深可支十歲嘗得是三說于邑人其言雖未必盡是要必有可擇者故因叙前記纂輯後監之事并錄其說以備有司攷焉八年五月一日序

闕題

粵自靈山拈出葱嶺傳来天下嚴林分枝布葉石霜古月海會重圓畧在祖山隱若敵國誰主茲地演公其人惟公系本坤維化行淮甸三提祖印二紀于茲仁義道中空華發果荆棘林内石筍抽條莫將優鉢現前翻作葛藤會去本覺首座見推道件俾述叙言兎角龜毛敢期有實狐裘羔袖終愧非宜紹聖元年十月四日序

般陽集序

往歳守官鄭圃地當孔道西游釋子多所延接問其所詣非五臺即㨗提㨗提西都道場今芙蓉湖老人楷公昔所棲止大善知識徒衆輻湊幾在臺山分受禮謁其後遷寓東州機緣句偈往往在人風聲所臨靡不歸嚮于是臨淄趙侯摹公偈頌號般陽集詒書鄙人請為序引某早歳信道老無所得究觀妙語欲加形容而悶乎情忘喀焉辭喪夫與豹除斑末之能也為蛇畫足豈其然哉嗚呼洞山之後五世而幾息投子以来一傳而大

振興哀天也亦由人歟政和五年十月望日河間劉某

序

金石録序

東武趙明誠德甫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攷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録若干卷別白牴牾實事求是其言斷斷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摹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摹印其

為利害之數畧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輕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窺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讐校之士抱槧懐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刋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景亟稱之以為名言彼哉卑陋一至于此或譏邢卲不善讐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别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當時所作身與

事接不容謬妄皎皎可信前人勤劬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為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為玩哉余登泰山覩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攷猥曰是碑之誤其待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甫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

思致其書誠有補于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書

金石苑序

東平劉繹如成叔裒次前代金石刻為書不以世代歲月獨以得之先後為次第取其先大父素所藏著卷首凡得四百袠目曰金石苑請余文為序始余識成叔時年二十餘方以進士得官時時来過余舍所誦說已多鐘鼎間語其後又十四五年每見每進于前今遂以成

書函有請幅袤大小頗得中制裝褫亦精好覽之殊可喜自三代漢唐迄于今金石遺文甚多葢不可為量數湮沈消落之餘所存猶不勝計然而散在四方遐僻幽絶人力莫能盡致今所有如此其于玩心游目亦可謂有餘地則戍叔之死不足恨其小也雖非長洲博望彌山亘谷而比之託寓廹迮無所散懐不亦既富矣乎余友人滎陽王怡彦適身為縣令而夫妻手裝碑本無虛日職事曠被拘不得去而不悔浚儀董之明子年少亦

收藏古今刻辭疊疊成誦數遺余東漢以前墨本東武趙明誠徳甫貴公子酷嗜古學倣歐陽公集古攷定同異為一家言今成叔又有是書且言當滿千袠乃止士大夫好之篤而余未識之者又不知其幾何昔人刻石為二一植山上一沈水中又多即山磨崖大書深刻彼其意豈徒然哉所以期望于後之人至深切而常情漫不領畧視碑之存亡何啻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嗚呼世常得如數公者可謂無負前人哉近有知名士文學著

稱問其書笥所藏赧然自失徐曰為有力取去余每向人說數公必舉此士為對葢語勢當然則今所書亦不得而畧也

泰山秦篆譜序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惟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以慶歷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

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汪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絶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摹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終意

其末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為完善葢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于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無足

怪人多以二公為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覩舊聞之多来訪問倦于屢報乃為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沈晦之跡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新茲可尚也如親輙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陸

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為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大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于琅琊臺刻石倫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琅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記

馬氏園亭記

元豐癸亥余侍親在宋冬十月舅氏自汶上来問訊慰

勞從容燕語遂及鄉里宗族故舊朋友徵存弔亡嘉興念廢曰甚哉人事之多變也昔之崇墉邃宇岌業輝煥今或散蕩離析列于編戶昔之膏腴沃衍田賈畝金今或荒穢不治麋鹿是保昔之聯車列騎繁纓罽繡今或重胝累胼逡巡道下昔之博珍善味醇醲滑甘今或日晏噭噭饘粥不入至于日昃月化朝戚暮悅處者出者少者老者語未既悲嘆嘻吁愀然變容慨然而問曰異乎哉何其廢者多而興者鮮耶余避席曰不然休旺代

謝消息盈虛天之有也川竭谷虛丘夷淵實地之有也而一興一廢人豈逃之哉且草木之將榮必悴龍虵之將伸必屈溫室洞房吹臺歌榭寧獨非昔之牢獄犴狴乎火耕水耨陸海之地寧獨非昔之荆棘丘墓乎由此觀之貧不必不富賤不必不貴興者未足恃廢者未易絶也且東平之為郡左岱宗之鎮右鉅野之澤自崇岡峻𪩘以至通溝長漕水陸之珍魚鱗雜襲通闤帶闠延甍接棟居者櫛比来者輻輳此固天府之地余親之所

安將卜環堵之室以為居者也若乃舉强振弱興滯補廢憂患相恤功力相成樂事安業者右之掖之惰游弗率者左之振之使所居移風人人嚮勸此則所望乎鄉人之賢者固亦賢者之用心何獨嘆異之而已于是舅氏欣然喜曰子言是也然吾何足以及此吾所善焉生希古其先力產起家已而寖弱弗振至生以醫顯復其業如初葬其三世城西南原即墓買田築室以老庶幾有終始者是可嘉也子其以是說遺之以慰其勞以戒

其終諷鄉人之不然者儻亦可乎迺録其言俾刻石于壁舅氏樂安任某記者彭城劉某書石南陽蔡某

曹州重修學記

仁宗皇帝慶歷四年詔書下取士教養之令三事其一曰立學郡縣之吏頓首奉詔庠序並興而曹實近藩久之缺然皇祐中錢明逸為州始以令從事學成郡之東南隅其事具錢公所記語中及熈寧初以經攷士立教授官事益衆多而此學不以時繕治歲月披靡浸陋至

不可支来者徘徊引去學以狀言州州言監司累章數十莫肯應者元祐三年轉運判官張公景先以錢二十八萬畀州使新之轉運副使胡公宗回益給二十萬州乃選屬官綱紀葺事以故址卑下雨輒注室中則盡撤屋隱以尾甓增崇三尺有竒度屋以尋其崇不能二尋深亦如之則五分其崇深而益一故門在西壯由大衢益折而南如入陋中則廟前翼張兩門門有巷以達于衢後庖在東與學官比舍廩㕎顧在其後則改卜于西

寛饒下地車重易至滌濯出焉惟廟及兩堂可以因舊則葺補塗𢹂之其弗可者輒更之如此先是召人計之直百萬因怠者數矣會王公子韶韓公宗古皆以儒館久次相踵為郡下車攬政以學為急而所選屬官與學生之執事者通事務有心計商畧調度轉材儲貨新故相足物物經意役徒雖髡鉗胥靡然劇易番休飲食豐浹勤者别賞以金錢無不畢日而作故財力雖薄而功遂倍或言大姓子出入學舍宜有助者衆謝不然曰徒

擾之耳無益也一毫不干人人亦不知凡為費四十八
萬踰三時而學成周以重階衺為兩序中奠廟室環列
生舍夏有夾窻冬則重箔會講說于横經決疑難于主
善禮器之藏經籍之府賓客之次煬爨委積諸所宜有
皆備無缺又裒美材搆亭沿上瀹治而疏之藝木以為
陰氣象肅遠得閑燕之勝明年春釋奠于廟用幣庭宇
明邃儀物大稱登降興復之節不加舊而肅敬自新廱
不感勸已而序賓席齒飲食堂上獻酬拜揖禮成而罷

退就次舍絃歌讀誦于于愉愉以學為樂識不知暴慢鄙倍之心安自而起所謂為善易為不善難于是乎在鄉人長老乃始太息岀涕曰生無益于縣官而所以教毓成就其子弟至深甚厚不有紀刻何以示不忘某備員學官雖微人言固願列之按曹地房心之分野堯作成陽舜漁雷澤皆在其地而溝澮之潤接乎洙泗粵有聖人之遺風焉故史家稱其人重厚多君子好稼穡以致畜藏然他日號為事劇選將必以精急趣辦而其人

亦習爲攙技以抵法禁痛乎風俗之所移豈其本然哉
昔文翁化蜀學者至比齊魯朱博大改齊俗則禮節如
楚趙匹夫自行其志爲效如此况以天子詔令勸學教
士于聖人風化之地又王城百里而近者乎往時濟陰
之士葢有授徒數千如曹伯山者定著六經之文如張
子儁者遠人從學執經壟畔如孫仲彧者後來人物輩
出不減前日其以位顯者人人能言之不復論著其餘
學行自勵尚多有之世末之聞爾今學成士萃禮行一

鄉此固學士大夫知名之時勉之哉何遽不如二三子者某雖且終更而去異時過境而問庶幾親以身見之惟日望之元祐四年二月一日記

鄭州滎陽縣移建新學記

滎陽為鄭屬邑直衝衢界兩京之間于治固劇其地通達易野在前世為戰墟及建郡縣更廢徙則又兼有三河諸陵錯雜之俗凡為邑者平旦視事操牒負券排決而入丁壯垂白紛列庭下臺符府檄金穀趣辦是其尤

急其次稊稗穀敓連證會逮而民所赴愬曲直論決顧在其後已而吏戢戢取判于前其事或米鹽毫忽而案牘積累至溢几格心目憒眊漫不暇領畧矧敢可否則亦奮筆畫諾或遺期日而已如是日旰乃敢嘗食又經涂貫其闤中行李所取道半天下使客旁午一物不應呵罵立至其聲洶洶率常至乙夜廼定余亦為邑其勞大約類此而陽羡蔣侯之為是邑也頗立條目分別區處朞月之閒以治辦稱于其暇時攺築孔子廟學輸財

赴功不勞而集前日之庳陋頹靡今得爽塏之勝庭宇儀物一一告備始于仲春甲寅訖于季夏巳丑是歲秋上丁躬率吏及諸生釋奠于廟絃歌讀誦以時肄習由是長老欣欣以學成為慶嗚呼人知樂成而不深惟其始之勤是猶為不知侯者邑人請余文為記故敘其本末繫之以詩詩曰猗嗟新學其舊維何中堂不蕪麋鹿有家我營來斯匪筮匪卜雲然陽開人得耳目嗟爾邑子壤陋而汚夫豈不學莫與為居小學大迷小慧大愚

云誰居之不在我侯嗟爾邑士侯則厚女弗撓弗遷迪以鄒魯非侯實能尚其自厚我歌此詩以告永久

歲寒堂記

東平李公自熙寧間歷藩服登從官言論風旨在人久矣中歲退休汶陽城東崇仁坊之里第地近而曠帶園為宅隱然靜深有山林丘壑之氣即其第中構為虛堂不侈不迫制度甚古其旁松竹蔽虧不受風日不改冬夏榜曰歲寒日與賓客遊適其上公歿鄉人敬公之居

歌詠不怠于是歲寒之名著聞于人公之子常武屬余文以為之記居亡何常武即世余亦南涉江淮踰嶺嶠更八九年乃得歸而常武之子復以為請嗚呼余自成童拜公退而與常武游忘懷莫逆至相樂也歲不我與死生契闊三十年間歘為陳迹而余又至堂上追惟曩時之人如對方策閱古人姓名邈乎不可見已顧視此身如憶往日之夢而忽復夢至其處怳然自喪悠然太息政復太上忘情之士不能不以之慨意而況余多難

易感從㝠得白顧欲以蒲柳之質而誦後彫之語豈不謬哉雖然抑聞古之人始生三歲見恒河水念念不停已踰六十而覺者示以無童耄性旋嵐偃嶽野馬漂鼓而通人著論謂之不遷然則歲月貿易事物流變彼自爾爾吾何預焉公與常武雖身可使死而不可奪其所好風尚磊落如有生氣余雖早㝠善忘而省念平昔如雞鳴後顧瞻東方終有精色此固常武所以見屬余亦自信而不疑尚何可以易此因叙而書之以遺其子使

歸刻石以識其先人之志而余亦私自警焉崇寧元年三月十五日記

歲寒堂記 案前歲寒堂記為李常武作此篇為兄子侶作雖標目相同實係二記

人有是心不能無感感有邪正淺深之異而所以感之者固不一也觸于外而感于中者其感淺積諸中而感乎外者其感深凡一語一言之間一事一物之微卒然而遇介然而覺其機躍然動乎其前皆感也豈若涵泳德澤薰陶教化如南國之于甘棠而不忍翦伐晉人之

見峴山而泣然流涕蓋其流恩遺愛蘊積于中者既深

則寓于物者宜其久而不替至如放逐不偶之臣羈窮

無聊見屈潭賈井于邂逅之頃亦為慨傷而嘆息逌逸

曠達之士過鹿門星瀨剡溪谷口未有不遐想其高風

雅尚而欽羡之也此亦性情之所不能無者若槩之以

尊德樂善景行好修之感則有間矣若夫前賢既遠不

得摳衣撰杖接其謦欬親其典型寤寐永歌瞻望不及

或得其經行遊宦之鄉讀書講道之地封植疏剔創為

亭榭立為祠宇表揭褒崇以致其懷古仰高之思以衍其流風餘韻之傳此固秉彝好徳之良心非其感于中者有積累之素安得于歲月既荒之餘而能溯在昔之精英振既往之休烈若有所廹而不容自已者哉先大父煥章幼孤力學肄業于郊外精舍鄉先生黙成潘公一見竒之指庵前竹命賦詩卒章有顧堅松栢操同保歲寒心之句潘公大嗟賞刻其語竹上自是教均子孫厥後大父辱交當世名公刻苦磨礪奮身儒科由長沙

邑被名守嚴易信復歸郎省入侍經筵一謊去國凛然
風操著于麾節者三十年某在支孫中生之日最晚欲
求昔讀書之地堙鬱不聞歲在癸巳嘗侍撝堂劉公見
履齋先兄于伯父之塋舍教言甚款歷言其所以卜窆
之由其地為真懿大師淨信庵即大父隱約修藏之所
指其路旁之井曰此真懿所浚也緩步後岡披删剃莽
而指之曰此真懿之塔也真懿實為大父之母舅某既
竦然展禮顧瞻徘徊不忍去明年履齋即世其子佀不

忘先兄之意榜此庵白思泉矣歲在丙午始榜其堂曰歲寒取大父詩中之語也葢其更練世故而得于涉履者漸熟探索義理而得于講明者漸精故尊德樂善景行好修之感歷三年而如新等百年而一日豈不以大父自立之卓然于是仰止其艱勤宣暢其幽眇欲以厲其勇往追念之志復以告詔其子孫乎倘非于父師之訓沈涵浸灌有日新之功何以越十有餘年而寄興于堂扁者鞭辟益親切而趣向益悠長哉于此可驗其學

矣今夫長松之下苔甃露蘭原泉淵水利澤沾溉酷旱不涸行道之人固已飽其甘冽清泚之味是亦足以慰子之思矣猶恨刻詩之竹蕪没不存然今日之脩幹寒梢傲霜雪拂雲霄虛心勁節挺然而成林者非此君之本支餘裔歟某歲一登再登斯堂之上追念先世種德流慶之所基師友淵源之自始故迹隱然日邁月征風聲消寂惕焉大懼且有媿于琅玕翠色猶鬱乎其蒼蒼也間竊自念皇覽錫嘉適符章句尤汲汲焉惟恐學荒

行墮無以上緝乃猷凜乎一髮之引千鈞也風簷月牖與侶相期同保歲晚幽貞之操其志亦有年于茲矣暇日堅請書其顛末不敢固辭敬為之記重陽後五日宗叔某謹書

碑

慈應大師政公之碑

鄆須城大谷山昭善崇報禪院住持賜紫慈應大師文政姓令狐氏生須城令狐村其家相傳唐彭陽公楚是

其上世再從父頌天聖中為殿中丞族子相如今為朝奉大夫大師幼不戲弄踰冠度為僧護持戒律以謹密稱通大乘經論入諸講律老師宿學善其咨叩故丞相河間劉公奭三世大谷西山之陽以恩置寺賜額昭善崇報度靜人如令歷選于衆乃以大師住持為第一代披榛棘立基址種藝樵汲惟日不足已而緇素信服赴者接踵寺娓娓向有成今林樾蔽虧宇像輝煥薰修供養報國恩已亦報佛恩又受鄉人勸請造天寧大像建

開元三門貲皆千萬而施者樂輸爭付之權衡稱量洞入纖介既成咸懽然喜得未曾有性寛多恕雅不忍言人過失犯而不校未嘗以色加僮侍議者謂恢然長者衆中舉無與比鄉人士大夫下逮里巷老穉皆愛之重之一無間言凡住持二十七年政和三年五月辛卯示疾就滅春秋六十九僧臘四十五弟子崇能亦令狐氏兄子之子實嗣寺八年二月壬申與諸弟子新福等共二十八人歸全身建塔大谷東山下去寺四百弓占地

縱橫十有一肘乃勒銘石永伸哀慕其辭曰衆稽首慈
應師歲三九獲衣止天華姿法泉涸孰求我覺導師爰
結集建茲塔便時日赴山谷忽奮厲如復生又號慕如
始亡貌我等懷罄欵守護此剎利羅維願力所加持續
慧命永無盡大宋政和八年二月壬申立

贊

李氏繡佛贊

稽首慈悲父相好光明藏應現行願力針縷妙措成我

觀因緣空亦非自然性種種皆心造是心非造者佛子不思議熾然一念生諸聖所加持具足千百億我願如是故造作及見聞過見未來等同承佛記莂

又贊

巍巍堂堂妙莊嚴聚一念現前非針非縷文聞已彰何妨金露滿月當空誰知在處

古器圖贊

想古之人悠哉邈乎我獲其器賦象在圖有客見之笑

此展轉閱斯勤斯其人云遠我欲曉客䀢不能言退觀古人恍獨如存千載寥寥不在圖外謂不信者取器以對

題跋

題醉道士圖

唐劉餗稱僧繇畫醉僧僧賂閻令加冠子為道士此說謬甚然好事者多信之二閻貴顯取賂僧徒已自難信又位置衣服悉異而云但加冠子尤非近理畫史稱范

長壽何長壽皆師僧繇各有醉道士圖行于世余見人家數本人物多少大小各不同安知非范何所為而必云閻所加張本其不然明矣韋誕懸籠書榜鬚髮盡白王子敬獨謂定無是事太宗傳呼畫師閻立本張彥遠深論其厚誣龍眠李侯猥亦信悠悠之談聞子敬彥遠之風其有媿夫

題醉吟先生傳

河間劉其往歲浮舟南邁與岳州太守許公實同塗相

約為江行樓宿守望之侶致相樂也居亡何公欲之官相別去今年到泗上聞醉吟先生聲稱籍籍一日見過愛其風尚蕭散問之家世則固許岳州之後又出諸公所為傳贊集叙酬贈書跋之語甚衆嗚呼岳州有賢子世之名士交口稱述之固宜而某也幸知其父子于先後二十餘年之間今先生所養超越不汲汲于富貴此政朝廷所欲待以不次行矣强飯勉之遂將有立于世非但賦詩飲酒如是而止某雖衰晚多病尚庶幾及見

之惟日望之

闕題

古道釋二教源流至隋而止初班氏漢書立藝文志其後諸史皆闕至長孫氏隋書乃有經籍志并載二教所行書甚備其辭詳贍有叙椵日錄此以便觀閱自距國朝五百年間二教興廢多故皆可攷見欲為文續之病未能也

銘

来賢橋銘

筠于江西為支郡地左而勝號稱道院其邑故建城今為高安其水為蜀水亦曰錦水自西南来逕州治然後衡貫城中東入于贛並州諸山有大溪又從東北来注之所謂来賢橋者此溪也故時不梁居人為篗輿或略彴交錯石上取過往来扶攜岌岌行者病焉邑子陳仲吉獨捐家資改創石杠縱五十有八尺廣十有八尺培

兩厓以為崇而其隩乃八九十尺始于紹聖二年九月成于明年三月陳氏有子為僧曰本明學于泐潭真淨文禪師余嘗識文于豫章又與明遇汶上他日明請余為銘因不得辭銘曰

亘亘法梁來賢之鄉注之歸水翕為貢章懸瀑十仞流沫瀰瀰莫敢以亂矧敢以厲爰斵其堅中廬之石是齒是巢是堞是辟跨其上征焱不見迹穹隆連卷隱虹雌霓康莊九衢閱此尋尺爾來衝衝過以枕席維水可踰

維石可泐我銘載之俾也無斁

董耘芝石銘

芝為名蓀蓋亭亭三秀九莖衆所傾石為實巖嶨屹屹風脊雨骨保而質

熊石銘

熊之祥石之壽祚子孫薦永久

蜀舍銘

某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浚民

所為記過須城劉跂而請銘為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耶赤甲白鹽崎峨眉耶揞杖醬蒟飯蹲鴟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卧以蜀息陰燕陽魏吳越璀錯徘徊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學易集卷六

學易集卷七

宋 劉跂 撰

傳

錢乙傳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贇隨以北因家于鄆父顥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産嫁

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為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母將
没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
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乙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為泣
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
君如事其父呂君没無嗣為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
時祭享皆與親等乙始以顱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
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
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

起草野有異能立名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名見
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病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
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逢之惟陛下加
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
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
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名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
告遂不復起乙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發自以意
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

入臓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
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
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
下火滅處劚之果得茯苓其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
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
門不冠屨坐臥一榻上時閲閲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
談意欲有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入閭巷人或邀致不
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

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痢方始乙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為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都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癇甚急復召乙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宜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

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来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症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强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卻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絶有娠婦得病醫言胎

且墮乙曰娠者五臟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巳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係内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乙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乙為方博達不名一家所治種種皆通非但

小兒醫也于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誤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為言所生本末物色名號退攷之皆中末年攣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為名親戚訣别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逝二孫今見為醫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

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冢嶺觀氣象至月餘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欲復得之何由哉沒後余閱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掇其章章者著之篇異時史家敘方術之士其將有攷焉

玉友傳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别為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為庚氏有子粱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十日大

寒凝流而不氷世稱以為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惟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既仙去歴千數百歲挹之輒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者無冬夏隠壺中然時時猶復往来人間今玉友即壺公也為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舂方士中黄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陶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和羣居化之雖蓬室甕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

為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間故人徐
公為郎言于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遊荆楚荆州牧
虛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
生春秋玉杯書閱而起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
晚從王公子至山東山東聞聲爭交懽河間老人一見
心醉歎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能名其器命史筮之遇
需☰之比☷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粹中
冰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

將有不虞之好得于燕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寧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為平原督郵為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街鬻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吏狎溺尤甚號為懽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濁縣官既覺之因著為令盡収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于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别獨玉友不然

瑰意琦行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于時旣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睇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丐所及人忘其少譏者或恨其不滿閧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歡然絕倒老人歎

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頼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怪而問之曰見吾玉友耶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為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于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我良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真者百無一二至于官府及市肆若裨販之家雖願見之終

不往浮沈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為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郫氏此皆著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彰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攷其出處此與劉子訓左元方何以異浮沈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于君故余為之攷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于斯焉

誌銘

渤海西門參軍墓誌銘

君諱楫字道濟姓西門氏曾祖旦祖成允終南宮令贈左諫議大夫父介終尚書屯田郎中贈左朝議大夫其先出于魏鄴令唐季散遷再徙渤海家世儒學以長者稱至君尤好學立義重然諾名聞壯州友人王大年母死貧甚君不待白大人裒婦裝賙之使葬與王肬俱客而肬病且死君躬訪醫挾持臥起至具棺斂表識告其家乃去是後賴君脫艱窘類如此者尚衆尚書郎當任

子君次最長辭曰榻累以進士薦久猶以恩釋褐而弟聿方壯可任及致仕官一子又推與季弟中中固辭乃受太廟齋郎親喪哀毁成禮族人敬重之無間言會郡有獄弟肅當逮其勢張甚君奮曰肅聿皆為吏中好學類不可使被汚吾老無用其即罪因身會逮隨問而承弟與族人持不可君固不變繫之累月獄吏歎息不得已具牘竟坐免官吏守門奪取告身去聞者為恨而君恬自得久之更赦調象州司戶參軍不赴元祐元年五

月九日疾終享年五十五三娶王田高氏二男輅舉進士幼早世女皆嫁士人諸弟與輅以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葬君渤海萬福里之原使鄉人王宜狀行事來請銘君少從家君游某得熟其為人大抵發憤悃愊節疏而氣閎專趨人之急終不以身困阨故悔止其人既去或自名遂閉弗道君亦不恨曰固何傷嗚呼君可謂無負于人矣銘曰嗟若人蹇不逢彌億年尚幽通

陳郡袁府君墓誌銘

元祐六年十月癸未陳郡袁府君諱百之病終于家八年十月庚午葬開封府雍丘故里之原政和元年秋君之子疇自杞如汶請銘于河間劉某曰先子之喪大父大夫公泣謂諸孤非深知吾子不以銘已葬而銘將納諸隧後歲餘大夫公亦捐館舍諸父并舉故縣之藏先子行事因弗果書訖十九年于兹昔者先丞相在位其取人也以無意先子之見知也以無求謂之深知其殆如此敢以銘累丞相之子其幸碑之死且不朽某固嘗

聞君之為人謹以君仲弟東之所狀事蹟敘次而為銘
君字必强其先許人後徙雍丘曾祖楚材國子博士贈
都官員外郎祖煥太常博士贈大中大夫父詵朝奉大
夫母王氏德興縣君君少竒穎壯海吳公奎趙郡李公
師中一見異之登進士第調郡曹歷縣令遷幕府以選
再為州教授積官至左奉議郎天性孝愛已壯猶嬉戲
親側如兒時仕宦常擇比近率五日一通訊過期皇皇
不能以日母喪哀毀勺飲不入口三日不得已于父彊

進粥因得羸疾中歲浸劇享壽纔四十有四為人美風致夷然蕭散善談笑博學軼于文辭嘗讀董生仕不遇賦歎曰命在天不遇其何憂道在我奚往而不可樂又方以天下為憂安知遇之非憂方自樂其樂安知不遇之非樂迺作樂不遇賦其辭類騷眉山蘇公見之笑曰不見此作久矣平居恂恂需緩至遇事侃然不為骫骳逢州遞卒盜貸所護錢當死君為掾讞之曰錢委窮卒實誨之盜乃與寇同抵罪死非法意州不聽固爭且曰

終不以一官易七人者命竟論減死其後君坐失出免官而囚已決不復改河東行和糴法遇菑歲蠲税十八而糴如故計司仰給衆莫敢言君為從事被檄躬行田壟索室廬具以實告部使者又條利害大計言府府為言于朝某州水菑官吏諱之督賦自若人情洶洶君為學官歎曰顧恐弗聽出位何傷則詒使者書累千言有同僚忌君悻悻一日當坐譙莫為謝君陰竄名分謗果以君故得釋又縣令以事忤守將怒甚削牘將傳重劾

人不敢諫君獨從容進說不聽不止後僚令知之皆來謝君曰亡是以告者過人更服其長者在官無幾時所立如此娶李氏朝散大夫綜之女子男璹鑄壽女嫁閭丘璪宋甫張無競銘曰惟袁氏與轅爰同出嬀姓陳申公之後自固盎延著名于漢其後轅爰寖微而袁獨顯春秋之際食邑陽夏其地後屬陳郡别于汝南暨樂陵故君上世稱陳郡以君之資稟學行而天年早終然班班見行事質之經義參之士君子之操幾可以無悔嗚

呼可哀也夫亦可以無憾也夫

崇儀使致仕趙公墓誌銘

元符三年春有詔故韓王普社稷殊勲後嗣未有顯者其推擇材行以名聞文思副使趙公思恭即日擢為西上閤門副使公惶恐上書稱臣駑下不如臣兄思復書報聞公不敢復辭迺拜受命是時今上踐阼纔再閲月公以宗臣後首見褒賞逡巡辭遜授受兩得于是中外悦服而公之賢益聞公字伯莊其先真定人曾祖韓王

居洛陽爲洛陽人祖承贈太師中書令考從約贈建寧軍節度使妣祁氏永嘉縣太君公少以父任方冠而仕爲鄜延路管總司屬官監壽州稅杭州酒八作司監修官高陽關路總管司屬官太寧監及博州都監河北糴便司屬官勾當騏驥院提舉修河司屬官知威勝軍提舉右廂馬監知信安軍改嵐京西北路都監兼提舉馬監知乾寧軍改火山軍真定府路都監兼河北第十一將知永寧軍復改威勝揚州鈐轄㕥還管勾客省四

方館閤門公事請補外為京西南路鈐轄又請解閤門職自引進副使換崇儀使又請宫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樞密院奏公才可任不當處以散地起為京東西路鈐轄再請宫觀復崇福宫葢自三班奉職十五遷官而至崇儀使因止不復磨勘職事凡二十八任非朝廷選則官長辟除在官六十餘年未嘗見譴既再請閑遂以大觀二年正旦拜章乞致仕四日某甲子終于私第之正寢壽七十四後七日詔許致仕是歲三月某甲子

葬洛金谷鄉石樓里邙山之原先塋之側公剛毅多知遇事識大體自以勳臣之後義先國家在職蹇蹇未嘗顧望寓大名屬霖雨大河漲溢風濤下注城中憂在晷刻時故相居守以便宜檄公部禁兵從事郎吏惶惑而公指授神速人得赴功隄防獲完遂脫墊溺是日也微公幾殆其處繁潰艱劇賴以濟務類如此御兵嚴而信不妄賞罰南陽大閱兵主帥聽其左右言將厚賞射者公請核實主將不聽欲必賞公亦必爭止弗賞凡事上

官未嘗少貶過不可必違其意人服其直治郡奉法循理簡重不苛課最常視他人為優在朝廷習故事恭慎無與比嘗赴火山陛對奏事已而泣言曰先臣普配享清廟顧真定故里未有廟食敢昧死以請哲宗聽許將詔立廟欲公親董役事故除真定府路都監居數月廟成故樞密使文簡馮公京公妻父也待公如賓友馮公薨朝廷欲公會葬故除京西北路都監公亦感慨為之盡力公輕財利重然諾有幕官卒貧甚公至鬻賣器皿

遣其喪歸族人貧者必歲時賙給之以為常善教子孫

所居必延儒學尤喜賓客對之終日夕無倦色與人交

初落落不合既厚善不復以事故移奪久而益親閒暇

觀書史或勸公何不學佛書公曰忠于國孝于家不畏

强禦不侮鰥寡吾以此生亦以此死又何必學佛書為

勸者懃服娶張氏故侍中耆之孫某官某之女封安化

縣君又娶馮氏封咸寧縣君子男四人希孟承議郎希

旦右班殿直希尹希箴三班奉職其三子皆早世咸寧

君與希孟既舉公及前夫人之葬奉公遺範居喪如禮鄉人稱焉孫男十一人瑾珵瓘璞琢璪璩琛瑑璮環孫女二人嫁右班殿直郭才卿一尚幼公將老謂東平劉某曰我死子其為銘某曰知公與公所知豈少哉曰非有擇也顧心已屬子不可易自是亟以謂人曰銘我者劉君也公歿其孤遣人訃告且問銘既葬又使長子瑾自河南抵汶上持其鄉人劉平仲所狀事實以來曰得銘將納諸墓隧瑾致其父之意退就舍日造門泣以請

如始至某感服太息曰是公之子孫也已乃叙次而為之銘曰烈烈韓王翊國之興於昭顯融陪食廟烝纘惠我緒蔚其繩繩於王有光趙公維曾有偉趙公簡廉以質周旋踐更克毖小物乃勤民政亦總戎律不吳不敖又寧踐謚上聖臨御誕褒殊勳有來趙公陟陟于門擢首拜章義先臣昆盛德不忘風致斯存謂公百年尚膺多福翩其歸休(案永樂大典原闕二字)匪卜豈無他人墓文我屬莫幽斯文惟信之告

朝奉大夫知淄州任公墓誌銘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尚書司封員外郎諱朏之曾孫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予興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義大夫諱粹南陽郡太夫人尹氏之子上世故爲博平人尚書公改葬于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慶州合水二縣尉喪服除調濱州司戸參軍亳州酇縣令用薦爲宣德郎知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鎮海軍判官管勾京東轉運司文

字轉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真州轉般倉轉奉議郎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今上即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勾宫觀以沂州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泰州不赴除知淄州借紫加勲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疾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公闊達好義有氣略少時浮沈閭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既孤葵昏仰食貧甚至鬻其産貲用遂鈌公曰差易耳勤力治生調度纖嗇居數年復其産

如初鄉人竒之宗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文自營所臨可紀鄲有民椎埋剽攻敗則行錢詆讕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羣行入境微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往取賊受賞以君有母故為君得主簿感激如公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可教爭于州將以贖論是歲遂預鄉舉真州倉室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葺事歲霖雨壞米至萬計吏夜徙棄水中

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吝費公曰倉雖在真本漕六路聚米以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衆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為令在濵攝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皆如在鄮凡民訴久不竟若冤不能自直者擿其要害躬為鐫諭無不厭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爭訟區處立決廷無留事獄戸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㳟無敢犯或云為政必鋤猾吏柰何并容公笑曰懦令倚吏以辦又憚其縱則横掎摭之是滋使藉以蠹民且去一猾吏

得一猾吏令子奪在我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蓋不疑不為回隱小不可輒以告然資樂易喜賓客酣飲笑噱恢然無忤人吏服其長者晩尤好書閲古今評其人得失以自致其意領宫觀歸家趣供具召親屬故舊無虚日嘆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尚能兼此人數輩雅知公者亦多以為信云方朝廷察公行能優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惜哉娶尹氏南

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羲之獻之允之
延之皆舉進士羲之以公遺奏授假將仕郎女七人嫁
王譽郭儔士廉張平張大辯謝敦頤儔右班殿直敦願
假承務郎餘皆舉進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觀二年
九月二十六日葬須城縣黄陂鄉之劉村先塋之次某
皇妣魯國太夫人正義公仲女也篤于同氣之愛憐公
幼護視之尤厚南陽君于諸外孫愛某特異躬自鞠育
某又少公四歲相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壯昏

宦出處相先後雖舅甥有昆弟之好焉諸孤謂知公無如某者請誌其墓謹論次如右為之銘曰服周于身棺周于服刻石衺丈以為之槨度三之一得其函深如函之深為之葢博其封可隱其坎可席從先大夫歸此真宅

承議郎東君墓誌銘

大觀三年九月庚戌承議郎東君端卿字表臣卒于京師十月戊寅返柩于中都粤十二月壬申葬東阿魚山

鄉挂劍里祖塋之左伯氏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直大夫正卿持其季文林郎斌卿之子僧孺所狀公行實以來請銘為之銘曰維東有原漢傅之裔莽末散遷去足為氏在晉著作陽平是居唐季避亂占魯中都曾祖諱勍潛晦弗昭祖顒贈官貳卿兵曹考莊膴仕奮以儒服繇列大夫褒贈光祿母榮夫人追郡永嘉儷行相成實大厥家君由父任歷典二尉登封高邑輒著威惠主簿河沙錄事蘄春交章尉薦去長斯民能令謂何馮翊白水滿歲為

郎階曰宣義惟大鎮聚齊有孫耿爰畀之監流亡綏定今上御極沛澤維均加命一等錫服朱銀信安入幕軍事用康通直于朝遂登議郎上膺大寶例進官序歸赴銓曹入趨班署云胡弗淑奄然徂遷七十有二亦克有年娶郭暨王張又繼室國恩褒寵咸有封秩七男二女儀然肖似稟植攸同多或蚤世直孺德孺二子服喪孫曰元矩亦頎而良女及女孫皆適士族宜于其家著稱鄙睦吁嗟東君命實何尤出無利勢歸有先疇歲晚適

行邅迴末路何以息我魚山之下刻詩幽石以慰其靈
及後之人尚其永寧

國子博士趙公墓誌銘

天水趙逵與其兄遘弟遠逑遵以母夫人命卜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葬其祖考叔從叔弟暨伯祖妣叔祖妣考之所生母遘逵之妻凡十一喪于鄆州翔鸞鄉石室村之原逵以友人彭城顔岐為介紹請于河間劉某銘其祖博士府君之墓翼日持岐所狀行事來見而泣曰昔

我高祖父之考諱文興妣張氏在五代時潛晦弗耀自
高祖父太子中舍知黄州贈給事中諱利妣南陽郡太
君張氏而上皆葬齊之禹城為齊人曽祖尚書祠部郎
中天章閣侍講贈右諫議大夫諱希言始愛東平樂其
風土故我大父奉其喪與妣博陵郡太君崔氏暨伯季
及三仙源君卜石室之原而藏焉無禄大父即世繄我
先人亦早終以歳之不易諸孤藐焉契闊淹久葢四十
年于兹然後殯者獲從先侍講于此維趙氏遷徙之故

與大父之閥閲治行非銘曷以告後嗣謹按府君諱舜臣字和叔少舉進士不中父任太廟齋郎調澧州澧陽簿尉明州簿尉丁父憂服除調兖州司法親嫌移沂州還兖州瑕丘令天平軍節度推官知興州順政縣擢大理寺丞知泗州招信縣未赴改濟州鉅野縣轉太子中舍賜緋轉殿中丞以薦監延豐倉遷博士熙寧八年八月二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六娶徐氏司農卿安期兄之女次黄氏内殿承制中立女次王氏天章閣待講宗道

女皆封仙源縣君子男裔孫河中府司録參軍以子贈
通直郎次三人早卒次叔孫季孫女嫁承議郎楊慶基
士人張子明張敷諸孫皆舉進士逵登第為承議郎孫
女嫁黃淵呂椿年曾孫男女十二人初侍講公與故賈
公昌朝王公宗道竝事仁宗皇帝說書崇政殿又竝除
侍講在經筵積歲以博學著稱至府君世其家學尤長
于歌詩善書得唐徐浩筆法居家孝友在官恵愛廉肅
其交于上下誠而不阿位不售德識者歎憾二子病不

任事然孫曾衆多先志弗墜要諸始終顔氏之狀與其所言可攷不誣乃為之銘曰於維博士洵美且文惠其先人以曁有孫令得良吏州倚名曹政在二縣民稟洊高我車既流我塗亦易云胡奪䄵而不千里丈山之兆是堅是塏勒銘幽宫庸告永載

學易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易集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薛翰

學易集卷八

宋　劉跂　撰

誌銘

朝請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政和元年夏五月汝南陽蔡君晉如屬疾京師觀德坊寓舍高醫友人先後診視居十有六日粤六月丁未疾革屬纊以俟既絶升屋而復廢牀浴櫛遂小斂戊申大

斂設奠于柩設明旌于庭母長安縣太君郭氏弟承議
郎芝號哭受吊親黨内外悲哀感動嗣子向自鄆省疾
庚戌及門徒跣哭踊以入妻同安縣君劉氏季子容聞
訃繼以孥行七月辛巳至自鄆如向始至是月家如宋
遂以柩歸八月丙申殯慶因資福院之東序設几筵于
家設廬以殯三年六月庚申葬應天府宋城縣七里村
之原先祖考墓之西北晉如諱蕃泗州推官贈太師諱
希言之曾孫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敏肅公諱挺之

孫直龍圖閣知秦州贈朝散大夫諱其之子以伯祖樞密直學士諱抗遺奏授將作監主簿年十七補太學生治禮春秋有聲場屋屢以進士薦不中第調監潤州丹陽縣酒務不赴監京西作坊歲造軍器以萬計有勞遷秩監京南排岸司監楚州西河倉轉輸數滿百萬出納無害再遷秩今上踐位通籍于朝賜緋知鄆州陽穀縣遷通判潤州事州在東南為劇數行太守以治辦稱擢管勾南外宗室財用時拱州復建東輔又改通判事官

罷入朝朝廷深知其才屢攝以事欲顯用之會疾請致
仕遂不起享壽四十八初官制行換承務郎凡十遷官
至朝請郎二子學有家法同時被鄉薦女望嫁從事郎
李襲謇琡嫁宣義郎劉長歷球塋尚幼晉如端厚有局
量喜怒不形于色居家孝謹宗族無少長視為益友與
人交悃愊無僞人愛重之無間言好學勤篤經史諸家
下逮傳記稗官之言無不讀求訪異聞如弗及手自抄
書數十百卷讎訂完密士大夫得其本多賴是正屬文

援據殫洽語不陳習多見倩託人人各如自其意出尤工于詩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居官廉靜不煩苛遇事精察而喜寬不肯詭激取譽譽自歸之論者冀其施發振耀大見于時而壽不逾中人齎志以歿識不識咨嗟痛恨河間劉其曰我母燕國太夫人于晉如外王母寔同產姊先公視長安君為從母妹又嫁晉如長子而夙復歸我嗣子則壙中之文舍我其誰宜為然晉如少十餘歲素強無疾今反哭其死又銘之哀年感慨顧視惝怳

雖太上忘情亦何能已既叙次之系為辭章以伸悲哀之意告後之人銘曰顯允蔡宗世有承兮才諝詡詡志繩繩兮猗嗟若人幼修能兮詩書為車禮為御兮載籍緜邈精獨騖兮盎然行事彰慶譽兮王塗廓通來孔辰兮翺翔容與時且伸兮云誰枇之俾不振兮夢有二豎疾乃革兮服無三壬壽何啬兮慈老幼孤哀憂極兮佳城鬱鬱䧺之陽兮我龜墨食𠑹吉良兮歸哉兆塋永斯藏兮自古皆死惟德久兮咨爾後人嗣其有兮著諸石

章傳不朽兮

穆府君墓誌銘

政和二年六月庚寅宣德郎致仕河南穆羣字彥翔以疾終于齊州章丘縣里第九月庚申葬龍盤鄉女郎山之原其孤持奉議郎李致所狀行事詣河間劉某而請銘為之銘曰維穆其先宋公之裔支子分邑以謚為氏穆伯二子在魯有後穆生事楚申公為友元魏親賢奕葉通昏有唐女士醍酪稱珍著籍河南遠哉垂休逮君

上世徙居章丘曰倓曰賔維曾洎祖厥考諱端代襲令緒君有氣質力學勤劬流輩推先卜其脩塗旣舉進士落落不偶通禮設科幡然以取起家掾曹司法衢州訊牘讀繁吏不誅求淡如無營藏書是樂摹印鈔傳滿載歸橐計司辟請東平酒官剽蠹斂藏隧課以完餘暇構堂睎阮是名借留弗可以秩終更長山黎陽壯兹二邑察廉爲丞流散安輯孝婦之河長豊之渠二邑大利君力以圖疇或寇攘垂就而懈人固蒙澤賞則弗逮君才

多有薦亦交章獨屹自守弗能頡頏判官懷州將赴復
止曰予休哉遂致其事歷階幕府文儒二林陞對在前
毅不少淹母霍繼劉養以孝著娶夏及趙侃侃佽助子
男四人渼滋濂淞能讀君書世澤其延女嫁唐誦我姑
之媳來齒諸婦世我藿食二幼未行君疾以侵壽四十
九天固難諶收葬旁親嫁撫孤幼傾財赴急篤于故舊
色厲言直悃愊無華孰不有美取數君多知君實詳莫
如我信勒銘幽宮以告無盡

定陶任穎士墓誌銘

穎士諱之奇姓任氏贈吏部尚書諱曉隴西郡君李氏之曽孫贈司空諱顗榮國夫人王氏之孫殿中丞諱廙壽安縣君李氏之子其先曹州定陶人後徙鄆州家須城穎士以廕為太廟齋郎屢舉進士不中調滄州司户未赴服考妣喪既除為定陶主簿邑故多宗族人以仕為難然初官偘然已有稱譽又為兖州仙源主簿用薦為通利軍黎陽令始至官與守將爭議蠲民租十八九

罷瘵以蘇朔部饑朝廷遣使賑捄條目纎悉他吏以違忤多得譴獨曉然見法意獨其曲折奉行以毋害擭偽為官文書印者寧不受賞寬其死罪頗采孝弟力田大指著為文數千言散揭田里訓諭邑人遠近感勸治聲流聞以通仕郎監南京麴院或發地得銅鐘六驗其欵識曰宋公成之䥫鐘人莫能攷頼士歎曰當始基之邦獲先世之器豈偶然哉著宋樂寶鐘文一篇上之朝學者服其精博又監鄆州酒務秩滿當赴召對未行屬疾

政和四年四月乙酉終于家年六十二初穎士既孤事所生張夫人如事嫡援崇寧赦令年九十封福昌縣太君與母弟之臨相愛篤密從姊壻及甥壻困窶皆以挈來寓為之絕甘分少至其病護視之且死辦後事常資衣周貧鄉評許其好施上官薦其才行者先後數十人娶席氏秘書監平之女孝睦循法度室家宜之姻黨稱焉先穎士二十四年年三十八卒繼室以其兄之女男女十有四人六年十一月壬寅葬須城盧泉鄉望山南

原先塋之次前夫人祔所著詩文二十卷藏于家鄉人董大夫正度所狀如此𩔗士與予同歲而少數月以兄事予晚又女我弟之子知其為人尤詳性静不妄交杜門讀書寒暑不廢善論事不甚臧否人物尤好養生凡丹經氣訣方士之書頗能涉其大略㓜則得官而退居多于從事之日嘗從容言生年在巳得亥時為衡月建戌得辰日為衡術家謂之破又自察形色非宦達者相以是隨牒小官夷然自遂未嘗戚戚人知與不知不以

屑意澹無忮恨如是終身焉雅有士君子之度諸孤求為銘既敘次閥閱因備論之以遺其後人亦庶幾吾友之志云銘曰嘻嗟蘱士孝友靖共學優政殊夫豈不逢命則仇之嗇其顯融賫志永歸維後之豐

堂邑縣丞李正雅墓誌銘

政和六年秋趙郡李正雅屬疾東平崇仁坊里第粤十月辛酉朔九日己巳卒于適寢享年五十二鄉人識與不識咨嗟相告語吾州名士當位于朝為顯人奈何止

于此其所善故人泣曰窮達之故死生之說吾友嘗從事于斯庸何恨惟其神情夷澹不可親疏令也未見其繼而仲公雅氏自其疾葬走謁醫入侍藥扶持卧起皇皇廢寢食既喪哀戚甚祭奠殯葬盡禮無違朝晡號泣聲不絕聞者為之流涕于是鄉人益復相告語非是兄安有是弟嗚呼正雅生世不售而名實在人迺如此是足以無憾歿後六十二日葬平陰縣翔鸞鄉天宮村之原正雅諱周南系出唐太尉弟德修之後曾祖緯贈户

部尚書祖師中天章閣待制父伉承務郎母樂安孫氏生而資警異幼未知事已知孝視親顔色以為悅戚母夫人好施惠衆以為難獨委曲成就其意仲曰召南相愛篤密父同産嫁宋氏為將戰歿朝廷録孤正雅方娶其女其家並壻列奏中命下矣辭不受白其父曰大人冒寒涉險遠護喪以其孥歸人將曰此特為周南計耳是時年甚少父竒之聽許宋氏移書趣十餘返竟不受已而舉進士中第為單州魚臺主簿令以罪聞州守疑

之檄主簿問狀正雅别白其誣令得以理去父喪除為濟州司户參軍歲受民租每辨色入庾庭親閱視輸送如流吏莫能留難人無横費往往持餘租歸家異時移疾他官攝事民衆詣州言不煩攝官寧宿邸以待疾愈後十餘年父老猶誦詠其事為陳州録事參軍領市事賣價平允所治不譁而辦無抵罪者人德之會以親疾予告衆遮泣久乃得去換通仕郎便親監鄆州鹽場母喪服除調河南府軍巡判官不赴改堂邑丞攷滿歸遂

不復起所居在城東北地寬衍自天章公時藝松竹氣象靜深安居寡人事終歲不造官府其為詩清約有高致母亡布衣蔬食至終身四子碩頒賴頌銘曰巍巍李宗世穫其耰遺我堂邑蔚為良疇遭時盛隆士以志合裒其盈廷治聲奕奕去我堂邑行成于家退然譽處亦維國華天官故原克有安宅亘百千祀式此封陌

士補之墓誌銘

東平士補之諱裒其先自周適晉有子為理官以士命

氏漢末變嘗為交阯太守隋末義總為侍郎家河内其後世遂家高密而補之四世祖如玉以天平軍判官卒貧不克歸因又家東平故今為東平須城人天聖慶歷間山東大儒以高行達學顯于時仕尚書兵部員外郎諱建中者于補之為祖妣韓氏考郊社齋郎諱安亨妣李氏補之年四歲失父知孝其母跬步不去側年十五未嘗出門巷既長以孝聞年三十五失母哀毀骨立杖乃能起兄才早世無嗣補之謹事寡嫂為之立後既壯

又授之室嫂亡乃分貲產贍之尤愛其弟永自以既孤惟一弟視之如傷寧身不擇利害惟弟之聽母有妹已嫁而卒貧無以葬補之力為營辦乃克葬崇寧初被鄉薦試禮部不中歸處庠序益自勵會詔舉八行鄉老故張公椿王公之明令東公正卿王公膴與鄉人定計以補之孝友諸行皆應法當舉方草具其事補之聞亟來見曰誰以此欺諸公事當核真偽況以詔誓不敢諸老度不可奪因姑止初母病寒厥醫不能識補之痛恨遂

學為方頃之稍以其術視人鄉閭賴焉數歲之後益明習近自里巷遠曁他邑來問者相踵大抵所治貴保養賤攻取善用剛劑充虛斷下內固根本使賊邪自消非甚不得已不為瞑眩或困憊危惙人莫能如何補之輒愈東平部使者所會又仕者尤衆凡疾不經補之不敢決以是延請無虛日而造門者黎明往伺見之已不逮則未昕而往猶屢返乃一遇或不得盥㶑出對客然來者蟬聯遂不得休䘚常過午乃始飲食窮日之力以應

接未嘗倦人多欲厚餽之辭不受或求藥草諸好用物以將意猶不肯盡取蓋橐中空虛妻子日闕乏未嘗卹也書稱人善不言其短與在位者言未嘗及公事識者以此尤賢之政和八年三月疾病自診知不可為麾去藥爻將終神爽不亂居七日以四月二日終于寢年四十八鄉人驚怛出涕皇皇旬日娶李氏承議郎价女又娶李氏陳留丞佩女子男三人蘋蘩一幼未名女五人嫁吳大受李曇李璆二未行五月四日葬東阿崇山原

銘曰行修于家庭志行乎州里源遠其流長誰使涸也

咫範有繼者棘依止我悌弟盛德諸孫曾尚振于永世

夫人張氏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北海王公景亮之夫人清河張氏世為濟州鉅野人曾祖澄祖永言尚書比部郎中父璧沂州臨沂縣尉母彭城劉氏夫人居家孝謹事舅姑盡禮膳服温凊先意承志夙夜不怠已而執喪奉几筵如事生少即失父既嫁失母有弟又不幸因泣曰吾親之後迺如

此何以生為景亮哀其意為偕往護其喪葬王氏墓之側歲時祭祀如禮景亮少以高材博達稱所與遊皆知名士雅喜賓客客至趣供具無虛日又好施予不計家有無王氏本贍財繇此滋屈夫人移用應辦至斥賣服珥未嘗使之事景亮得官不樂出仕宦端居二十餘年泰然自遂夫人實相成之景亮讀書時時為夫人誦說聞奇節異行死生之致必嗟歎感慨泣數行下有疑似則曰其是歟其非歟所造與景亮多合善教諸子與宗

族怡怡如也晚得末疾元祐八年四月十五日終于淮陽軍其子官舍春秋六十有九後十六年景亮亦終于家以政和元年夏四月己酉合葬于鄆州須城縣北盧泉鄉先塋之原子男五人檻通直郎恕志楪掖志早卒餘舉進士女五人長適歙州婺源縣尉崔汝平次適進士吴勉餘未嫁孫男三人待行役孫女五人長嫁承務郎劉錫老餘尚幼銘曰汶山北原維洛之旁隱隱隆隆宅兆相望爰有大阡奠其中唐茂林邃深王氏之藏於

昭夫人德名既光夫以材稱子以孝彰歸哉此竁可謂不亡尚利嗣人俾熾而昌

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其先真定人後徙林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父諱恩事仁宗皇帝于藩邸擢知永寧軍陝西鈐轄母太原王氏夫人年十九嫁為居士慕容君諱宗古之妻居士曽祖福趍以戰功顯于祖宗朝終成州團練使子孫多仕宦獨居士以奉親不為進取計買田汶上躬治產勤儉孅

嘗親養以給夫人為内助實預有勞居士歿夫人持門户纂組自力節逾厲不以貧故少貶使其子從事學問二子舉進士數不利禮部無以當夫人意愧戚不自安夫人曰得失命也吾固知之奚感為其子乃感服自安鄉人稱焉永寧之喪諸子不克葬至孫乃謀自汶上歸柩林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夫人欲與俱或曰年七十四方窮冬豈遠行時耶夫人曰同氣獨吾一人在且先親客殯久今行不從吾死目不瞑竟往力任其事遂克葬遇事善

區處必中禮宗族內外事無劇易多諮稟而後决平居寡嗜好惟誦佛書積久數以萬計諸孫為録其數而藏之晚歲更丁壯起居飲食如少者或問知其年高皆驚歲在單閼居士諱日具齋祭拜哭如儀已而退就次氣少劣家人進藥不受夜嚮晨趺坐而終實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壽七十有七男弋次傅皆前卒次鍾美幼未名卒女嫁劉稟趙慶之劇秉李琳陳彥先孫男八人曾孫女一人明年三月十五日葬開封祥符西阮

村祔居士墓鍾美以鄉人文林郎張補之所狀事實使中表兄張惲請予為銘余與居士族子朝奉郎將美游且久知夫人為詳為之銘曰桓桓永寧矯矯成州俱載顯勞遺澤以流有來夫人居士是同弗躋其腴在約而豐孰不壽考終也吉祥歸哉幽宮鑑此銘章

席府君夫人杜氏墓誌銘

通直郎席君諱延昌之夫人宋城杜氏慶歷宰相岐國正獻公之曾孫大理評事諱誂之孫累贈朝議大夫諱

振之子母曰永嘉縣太君呂氏自唐杜封邑支分派别伯仕周卿赫食秦采建平以德器顯征南用籌略著代有台衮訖我岐國夫人幼孤鞠于從祖直秘閣訢遴巡擇對年十八歸席氏遂以令望宜于華族沃盥授巾饋食舉案肅雍之則中表效之從夫有秩例當享封邑不幸遘積憂之疾茹未亡之痛家故為卿宗器莫備子獨能養衣帶不解金竈空逞稅衣遽復以政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終于寢壽五十有六男三人彦回彦�彦雄

其季前卒女四人適太原府户曹參軍杜績進士王效士衡其幼未嫁拱木已闕佳哉滕公之城筮宅靡移善乎魯人之祔是歲五月初四日合葬鄆州須城長山之陽孝嗣感橋梓之性懐屺岵之悲請以懿美傳之文翰定陶任之奇狀其行事請余為銘銘曰吁嗟夫人命矣何如府君是從安此幽居

朝散郎李公安人王氏墓誌銘

朝散郎贊皇李公公車之安人王氏京兆長安人曽祖

夷簡尚書工部郎中直秘閣祖希哲尚書駕部郎中父宗愿尚書虞部郎中母金華縣君水丘氏安人性端惠其親鍾愛之異他子然初無驕矜色母呼之必瞿然造前惟謹或問之對曰女當在母側未聞待屢呼而後至親族以其幼奇之及歸李氏會朝散公將之官成昏不踰浹月而行衆或憂其未能董家事已而隨事區處蔚有條理若素習然門内猒服終歲如一日親族聞之益以為奇自是朝散公歷官盡心公家不以家為慮實安

人有助云其事尊嫜尤謹飭烹飪縫紉非身為之不以
進其待族屬雍睦有禮意僮御未嘗見其忿厲之色喜
誦佛書持殺生戒甚嚴服飾有禽魚諸物象為其傷之
皆弗以服蓋姻黨内外衆多咸視其舉錯為法以恩封
崇德縣君崇寧三年十一月以疾終于襄陽縣官舍享
年五十有六其後朝廷定命婦封邑視夫人之秩當為
安人子男翺迪功郎襲慶府磁陽縣主簿女嫁從政郎
成州司户曹事王珏孫男仲襄習進士舉仲褒與一女

皆幼政和二年五月初三日葬東平府東阿縣魚山鄉崇梵原先塋之次前葬朝散公過同郡劉某而問銘其不敢以不能辭乃為之銘曰猗安人嬪茂家壽則啚維德遐有幽新宮在梵原誰哭其穸夫子時哉歸乎彌永年案時字上有闕文今無從校補

夫人龐氏墓誌銘

居士陳君諱孝常之夫人姓龐氏世為東平人祖諱高太子中舍父諱大同母韓氏夫人年三十歸陳氏為居

士繼室維居士世儒者家以信義著聞皇考贈秘書監
諱希古仕顯于時治行尤篤厚天聖景祐間東平人論
家法以陳氏為稱首其後居士不仕伯兄仕以病免家
孔貧夫人持己清約奉養勤而孝謹如故不少衰居士
歿夫人所生一男子洵尚幼三女子皆前卒夫人哀疚
感厲益以節自持撫視諸子孫曲有恩意廉靖不喜遊
適屏居寡言笑雖近親希見其面誦佛書雖有故未嘗
釋卷崇寧元年八月十二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七政和

二年五月四日葬鄆州須城盧泉縣之原合祔居士墓初秘書公長女適劉氏是為我皇祖妣實生先丞相先人早孤秘書公愛之齒于諸舅故凡陳氏之葬先人實銘之有若居士之潛晦弗曜得以振顯今夫人將葬見委論述其也昌云敢辭謹為之銘曰猗夫人嬪茂宗勵德操滋壽隆竄崇阜合幽宮彌億年尚永終

行狀

處士何君行狀

君諱君平字少嚴世家處州龍泉曾祖睿祖維父咸皆不仕母鮑氏君少舉進士不中然强學不勌自經史諸家皆手寫為編至老成誦不忘兼究大義學者重其勤年三十餘即罷不就舉郊居豫章里誦佛書作歌詩以經學授其子歎曰未彊仕之年甘心山林非吾孰為之者遂不復出治人事率五七年若十年以故不得已乃一至城邑人高其風士大夫往候之道相望君亦雅善賓客飲酒無虛日生事付妻子不問惟趣供具雖貧甚

意裕如也鄉里以是稱君長者君與人至歡而中泊然
無係故久人尤親之事雖隱必語人曰不以藏吾心燕
居寡言笑有威重雖妻子莫際其喜怒出則里中避道
觀之所居室家人因舊將廣焉君曰乃以舊厭之乎不
可由此終居不敢改葺或諷君殖生為異日計君曰我
有子不為患何憂異日蓋君以是終身焉心無歉然者
已而子登進士上第迎君之官鄉里無賢不肖來賀且
祖君郭門外留連咨慕相與稱善人曰何君其效也君

以元豐五年五月某日得疾卒于家享年六十七娶李氏子男二人執中亳州判官次執德女一人嫁吴時中是年十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某與君之子遊及識君鄉人多能道君行事大槩如此攷之不誣謹論次如右

前亳州教授劉某狀

田明之行狀

曽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

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家世儒者明之早孤遊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為弟子勤篤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次以鄉薦不中第歎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温靖公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曰老矣不任為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即其家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為州教授特詔從其請

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既下故王公巖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令新進後生援例徙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利軍判官事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温萬石明之為人淳靜簡易不為表暴胸中坦無留閡與人交

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能奪于書無不闚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乃其素所與申重復熟造其深旨餘不甚措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之游司馬温公居相鄰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詣温公温公多名明之與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羇旅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敬愛

之晚歲獨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歷歷別白常稱曰
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妙在
日用因自為註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廢卷與賓客
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亹亹不倦日暮客欲去而明之
談益勝意益精明之所著書未就客欲索其書上之朝
明之遜不肯出友人張雲卿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毋
行明之出錢為助鄉人爭助之乃得去既去其妻與子俱
病妻竟死家無一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事竟然

後歸昌王蕘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明之曰他人為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反明之終不受通利並河一夕暴漲守將遽調急夫明之爭曰昌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民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為已甚居家廉儉衣不兼食不屬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身焉嗚呼可謂吉德君子也夫將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晉陵鄒浩以明之語謂劉某曰我無稱于時然賢公

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晩乃得二人焉尚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葬也其能無言耶其許諾居無何其孤自洛抵汶上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為請其外祖尹夫人魯郡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于明之有葭莩之好官于鄆又嘗同僚盖知之詳熟于其來請謹叙次爵里閥閱及其學行大略以告郤子為之銘庶幾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誄

王升之誄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丙辰返柩于鄆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兒孟博出臨終書二紙遺余言偶不幸病且死妻弱子幼恐此骨流落不得下從先人伏惟哀憐與諸賢經紀之書凡百餘字語無錯繆問其家言病甚棺斂皆能自營將絶付囑後事情不悲哽既授書其子教以兩達余狀遂奄奄不能言余屬皆哭盡哀因相與定計告其家以八月乙酉

葬先墓之丙穴索槖中空無有賣屋未即售合凡賻贈得錢九萬五千乃使斵石治穿買椽席灰葦諸下里物事皆前為之期如期而窆君黄州翰林公之玄孫寳文公之子少不羈既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長吉為詩有思致葬其親至破產雅不喜孅嗇又體羸多疾日事藥餌因積貧窶得官未及赴疾亟壽止四十有一惟前人悲哀稱述必著文字乃作誄以見意其詞曰大鈞無垠一播萬殊靡生不遂條達紛敷孰戕爾根隆夏隕枯哀

哀若人亦孔之䩻偉君高門一世楷模遺烈言言休聲
㒇㒇爰及穆考養德豐腴維君妙齡孔鸞將雛踵武前
修建旆禮輿逢辰清明駕言馳驅疇或梶旃罔所適徂
機心日灰驕色自勑名列士版身佚里閭優游卒歲文
史為娛毓草藝木畦苑躊躇良朋萃止肴設醴斟退察
其私盎不宿儲寧獨貧攻亦復病拘蕭然壁立副是形
癯休文革帶計月有餘幼安絮巾當暑不除乳石斷下
糜粥充虛長為散人庶以全軀云胡遠行旅舍僮拘沈

痾頓劇顛倒醫巫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頽白日兮須臾永違兮昭代下淪兮幽墟大暮兮何晨冥行兮空居嫠婦兮嗷嗷幼子兮呱呱誰與兮晤歌獝狂兮夔魖謂君兮非存君墨兮猶濡謂君兮非亡君屋兮誰廬析芳馨兮素華湛玉瀝兮清酤況思君兮不見攬涕淚兮欷歔嗚呼哀哉蹇物化之徂遷慨有生之迷途何神爽之泰定臨驚懼而弗逌遵寧宅于先丘寫幽憤于素旟庶無愆于遺託君

亦不昧夫所如

祭文

祭蔡致之文

嗚呼哀哉惟君行已涖官蔚有模楷莊重安和僃于衆事而斂焉若不足事機情刃紛其靡避兮端殖義以自贍謂深固之未易揺兮少憤而則折彼蒼之不靈兮將人事之憾也君之志已乎莫申詎常僚之能知文史足用而華采不售色養維謹宗族稱之而弱貧以遐遺恢

然無畔不忍與物忤而怨者或瞰其私緊君生之不逢兮又無以善其死母安季子妻返外氏兮女病而無壯子惸然單柩魂愔愔而俱往兮卒無所止昔官守不祥遭故者實多羌改築以即利兮意且如善人何曾迪君以禍福兮謂善不善者非耶嗚呼哀哉君容恍如故兮音欬欸其未歇聯車騎銜杯酒之不可再兮獨安取彼異域肴寒酒薄君其勿吐而餐之兮遂于此乎永訣

祭韓擇之文

嗚呼士之逢時貴植本原稽其遇合繫命之存公抱利器舉無留難材譽籍甚師聽孔諠粤繇眷知茂對異恩寢語綢繆錫馬既蕃轍自西征來騁東軒攬轡駐車剖劇撥煩豪猾遠屏民力用寬我饁是豐我褐是完謂玆趣裝歸侍禁垣典領事樞逸駕騰騫誰使奄忽中晝徂犇維帝識公公實自論誓不徒報捐軀喪元遇事感激前靡險艱失寢棄食力竭氣殫盡瘁以歿此心如丹嗚呼哀哉惟我哀宗早接世昏占籍封圻熟公話言苶然

疾病枉駕在門視我砭艾情義益敦豈其翼朝謁為營魂容未就車食不終飧幼孺號呼泣血摧肝吏卒隕淚閭巷永歎百身可贖往叩天閽我獨疲臥莫撫公棺肴觴申奠瞻涕汍瀾嗚呼哀哉

祭王彥祖文

惟公德履沈茂踐揚高華服休五朝受社百歲名臣之後風流頓還竚公來歸永有瞻望數舍之隔倏然不留奄棄東維空號左轂嗚呼哀哉凡我里社蒙潤襲芳異

聲同悲寓此巵酒嗚呼哀哉

祭賈正之文

歲在敦牂識公于鄭澹其相求交情以定周旋契闊十有六年每見逾厚意加于前晩以季女歸我猶子載營菟裘共此州里公年長我雅多嘗更側聞道要又我所兄情均天倫義兼友益三日不談舌本荊棘間嘗謂言奈何楮書維揚老子同味其腴祁寒暑雨晤言不厭欣然忘懷歲月以逝公居有林尊俎累開我肴菲薄駕言

肎來闕然浹日往叩公户胡恙之亟瞑卧不語嗚呼哀哉死生夜旦有來必還公歸不迷夫尚何言而獨固陋知我益寡流水高山誰當聞者遷骨于鄭公則不亡神其下來歆此一觴

代祭王左相文

穆穆王公盛德之興世有顯聞以遠厥聲曰嘉與商實相西京自導至儉江左底平惟皇有作克昌厥輔擢之不疑機柄以付訓齊臣工新美王度二紀艱哉始卒公

助據古殫洽傳誼雍容丙吉寬大胡廣中庸年高彌劭
道大益沖古之惇史舉世是宗夫豈一名厥有大節繁
潰危疑談笑以決淵渟無波山立不折皇哉得公千百
而一惟皇厭世御氣上賓公亦不慭奄忽收神幽明異
趣竟為君臣公乎知終實哀斯人斯人是哀亦私自嗟
公方通顯其則疎賤省户選郎宰府除掾推轂提衡媒
之上眷退而味公直道是依不以勢合亦不以離風雨
如晦金石能移閩人孔多曾獨見知方以外使越在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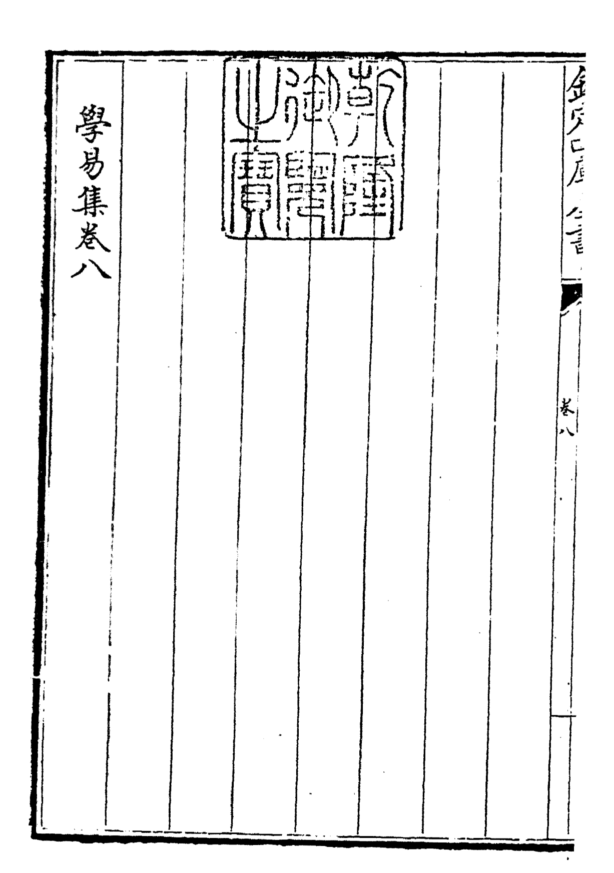
境覺問庵至哀惶悲哽蓄厚不貲覆以俄頃一訣終天無復音聲嗚呼哀哉三台夜圻一鑑朝亡宅更平仲隧歸柳莊殯帷沈寂銘旐飛揚城空鶴去劍沒龍藏嗚呼哀哉想公儀兮倏如故魂幻眇兮今焉處施則厚兮報無所臨文辭兮涕零雨嗚呼哀哉尚饗

祭弟法曹文

月日兄某與弟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我亡弟法曹之靈我等流于荒裔纍㑺酷罰零丁孤苦弟所委悉

六月晦前得疾雖病尚能言語囑累後事過朔以來昏閉三日以及大故舉家號呼殞絶相屬門戶一破萬事瓦解頭緒錯迕無所措手阿爹旅柩别寓新興阿姊堂殯未測所向汝之孀幼法堂歸鄆豈背違汝易簀之言訊之有司謂當奏畫孀幼哌哌亦以事訴萬里跋涉是歸之死温存煖熱要吾二人以此籌量遂卜近郊其地丁向西北欝然搆為新宫百步而遠又弟三子長策崇寶後汝九日亦復夭化祔于窒隅同就安厝嗚呼哀哉

葢棺之後人理了足萬事體歇尚復何言汝凡與弟身任百責日重一日誰助我者此于吾弟能忘懷耶平時話言一本禮法稠沓鄭重雅所信可死亦不昧惟此一念恒毋淪溺世間諸緣自有次第以吾二人殷勤辦護似無足憂汝目不瞑豈有戀耶咄汝往哉捨此癡愛窆後三日肴酒安慰骨肉皆臨尚顧歆兹



學易集卷八